

彭澤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一

書目

辭

議

傳

書

疏

啓文

記

引



文所以載道也道非文無以闡其奧文而不衷諸道
不足以立其根六藝尚矣秦漢之間風猶近古魏晉
六朝以降風雅既亡微言幾絕老莊告退山水方滋
自是而浮華靡縟衷於道者蓋難言之昔人謂晉世
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彭邑爲淵明過化之區
著述家勸爲成書代不乏人但久而益湮所存者不
過什之一二條舉其目以見梗概至于名臣學士上
而形諸奏牘下而發爲歌謠以及闡發幽隱歌咏承

平臨流登高抒寫性情之作苟於道有合焉亦何在
非鼓吹休明之盛也志藝文
書目

明

五倫箴

家禮便宜

詠史考正右三種陶圻著

日新考陶欽阜著

忠諫錄丁湛奏議王演疇輯有序二

柏菴遺稿歐陽一敬著

歸田錄王應斗著

古學齋集

醉陶和陶集

家訓類編右三種王演疇著自序

易經通解

時習錄

鏡心錄

舉業發機右四種劉日曦著

知新錄計成久著

春秋倫訓洪維幹撰自序

硯畚草

四書詠

明詩起

古學彙存

石浪亭詩刻

槿園集 右六種喻以恕著有序

三泉稿 馮世盛著

瀛河集古錄 何慎著

咏物比題詩集 馮希哲著

壁山樵唱

蟋蟀秋鳴 右二種何文學著

易經釋義 何慎著

聖學心傳 王奉玠著

問義居士集 計汝儼著

入山草 宗元泰撰

松觚枝語一卷

瀟言筆記二卷

迂言一卷 右三種丁嘉臣著有序

蟄園集四卷 周易象著有序

國朝

四書剩義八卷

竹莊古今文刻十二卷 右二種丁嘉賓著有序

五柳鄉集

黎邑庠吟 右二種何兆禎著有序

南北遊草

從征錄三卷 右二種劉曉著有序

經務通旨

天涯識路

石麓溪聲

明察須叅 右四種何圖書著有序

訓蒙清語 陳祥昌著

半軒留草四卷 丁自發著有序

鳳林存稿四卷 凌應治著有序

視月居讀史論斷

視月居遺稿 右二種計深著

五經通旨

四書通旨

訓解一卷

庠規一卷

諸生問五卷

諸孫問四卷

與人問四卷

辨字錄四卷 右八種王應昌著有序

給諫奏草

克菴文集

鹽亭詩草 右三種劉堂著有序

居易堂文集十二卷

有序二

居易堂浙中二集

右三種袁學謨著

墓園集

汪鑑叔著

海門家言四卷

有序

幻吟一卷

右二種丁應鼎著

周易易知四卷

王雲騷著有序

禮記要解三卷

王雲騷著有序

易經集解

柯在望輯

景竹園文集

時啓通著

金針集

汪在璽著

易經叅解

歐陽夢旌著

南田詩稿

蕭發元著

學庸集解

宋觀著

論孟緒餘

那齋時文

右二種畢銓福著

澄清堂文章

蒼山轍語詩草

右二種黃緒元著

識山堂詩古文制藝十二卷

張光考著

文家秘要

歐陽鶴鳴著

崇義存草

陶觀梅著

五經條辨

洪立樞著

四書正疑 劉敞著有序

星宿指南 劉敞著

譚餘瑣記 劉敞著

易經節解 柯讀著

陶商集 優廷切著

又臣文草 劉法賈著有序

御製文

雍正九年五月初四日

御製祭劉鎮寶文

皇帝諭祭死事文臣雲南烏蒙府通判加贈雲南按察使
司僉事劉鎮寶之靈曰烈士成仁齋志而歿忠臣報國捐

軀以從爾劉鎮寶矢志忠貞服官敬慎值賊氛之起變勵
臣節以彌堅臨難不屈甘心殞命朕用悼焉特頒祭典以
慰幽魂爾如有知尙克歆享

辭

歸去來辭

晉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
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傳

五柳先生傳

并贊

晉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
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
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
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靖節先生傳

梁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

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名至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痲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齋餼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合不以家累自隨遂一力給其子書曰女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林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

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秬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病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酌飲俄頃宏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宏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則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

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幾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逃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彝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任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誓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之同志自以尊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辛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王氏兩節婦傳

明 袁宏道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規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婦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予甫得一官不能博數尺聲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金以供吾祖母歷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也

子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予一言以伸大節婦人大行皆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邪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必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亭姑相夫教子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太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寡婦者時太母老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天下之貧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

兩節婦是可盡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譚婦婦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世間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善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柏園先生傳

國朝 熊暉吉

丁柏園先生者明開府忠諫公港五世孫自得公長子也

公諱應樹字恒青家世簪纓門餘諫草爲彭邑望族公以時值鼎革流離播遷之際未竟所學然天性孝友年十二喪母母以痰疾終沒身愁聞痰咳聲家貧躬自操作奉自得公登繼母何曲盡孝養年十八自得公卒殯葬不留餘力至出對鄉人弟子輩必正衣冠人恒望而生敬焉伯筠阿先生年七十艱嗣息告廟以公爲嗣筠阿先生者明經宿儒書法古文爲時引重筠阿公沒嗣伯母計方嚴有禮法繼母何猶在堂公兩幃周旋謹事數十餘年備極歡娛卒無間言筠阿公所遺貲產分給弟姪不少私計何俱壽以八十六先後終喪葬盡厚公年已六十矣盡哀幾至喪明弟應乘乏嗣公以次子特繼之雖續乘後實承自得公

祀也公性慈而智少曾遊賈與舟人合本泊吉水鎮舟人利其貲將加害夜以囊箱沉河詐失賊公察其奸呼衆登舟搜獲所沉物并得舟人銀五百金時觀者將執操舟者以盜論公力爲辨白還其銀取原銀而返其人耻歸鄉里常與人言曰子以一念之差獲罪丁君今日餘年皆了君所賜也有何面目歸鄉里哉遂去不知所終公之盛德如此至於居鄉淳厚周恤姻親陸師課子種種美德不勝殫述晚歲當事請登賓筵錫之冠帶三子皆能文章春與特暨逢俱補弟子員又先君師鐸彭澤時所手拔士余故知之特悉爰立傳云

中山先生傳

歐正亨

中山先生者吾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而其名其號公卿器之士大夫識之遷客騷人過而賦之劇至深山窮谷婦人小子莫不知其為中山先生也或曰不得其上祇得其中先生為中人才故以中名之又曰權輕重大小間執一中以鳴於世故以中名之二說者皆非也惟橫渠先儒有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蕪焉中處斯得先生要領矣先生世居龍城宅水中央天地其籛廬也造化其鍾鑪也陰陽其逆旅也日月其明照也雷霆其吹噓也風雨烟霞其膏沃而醇飽也乾父坤母內吾惡乎測先生中處之由來哉故當其未與物接也澗乎其居也滲乎其清也無解乎五藏無揮乎聰明無事乎卓鸞無拘乎齋卷尸居而龍見

淵默而雷聲振襟危坐可以永日挺身獨立可以長年激濁揚清可以挽既倒之狂澗蒼顏古貌可以作廟堂之柱石其中處之蘊有如此者洎乎憤氣薄雲雄心控日吸西江之水吞彭蠡之烟補吳楚之缺障東南之墟直將蹴崑崙西倒蹋秦華東傾平滌海門恢宏宇宙其中處之用又有如此者雖然先生之體用立矣如今之七競以文取士或者先生其有短於斯乎而先生則又否否如重林如遼谷其支則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其文則潔淨也如羊腸如鳥道其文則曲折也涵六合而端倪絕其文則抑鬱頓挫也波濤湧而魚龍張其文則浩瀚詭恠也烟霧舒而雲霞布風霆流而雨雹集其文則動蕩而變化神聚而冥會

也嗚呼如先生者吾烏乎測其中處之盛哉余嘗航左里
棹西湖見有大孤先生者見有孤嶼先生者酷似中山先
生狀然獨立而不聳百折而若回其與於先生也有幾異
日者天子親策下問翰車採風余其舉中山先生以對是
爲傳

彭澤徐節婦傳

府方體

彭澤郡庠生方澍霖潯陽濂溪書院肄業士也歲甲子余
來守是郡剔奸祛弊政通人和而於潛德幽光尤樂表彰
之簿書偶暇嘗與諸肄業生童商訂文藝而澍霖研尋奧
竅汲汲然如弗逮且以其系出一宗樂詢其家世焉一日
肅衣冠再拜長跽而請曰曾祖母徐氏名家子也十八

歸吾曾祖立應恂恂執婦道甫八載而曾祖下世時伯大
父遐齡僅四歲遺腹生大父迪以孤弱勉爲未亡人家中
落籌菽水奉堂上晝操井白夜職紡績青燈課讀每至夜
分不休嗣是支持朝夕力稍裕大父與伯大父相繼入成
均祖姑一適本邑孝廉丁濬之孫乾隆甲午賢書世隆清
操苦志垂五十餘年壽八十而終邑廣文丁某爲文以誄
之里閭姻友欲呈請建坊值事阻未果孫八人曾孫三十
有二人元孫十有一人以乙丑歲仲春月奉遺櫬與伯祖
母氏程祖母氏劉合葬於本省饒州鄱陽楊泗冲周家山
之陽欲得椽筆以表貞節爲泉壤光子聞而戚之予壹不
堪夫澍霖之痛也夫生人建一業立一名且嘖嘖於里閭

聞稱爲不朽盛事以巾幗中女子會當茹荼集蓼之日辛
苦備嘗而貞操介節歷數十年而不渝謂非天之故阨其
身而將光大其子孫與則予今日之傳徐氏也異日必又
有以徐氏傳者也遂書而歸之澍霖勉乎哉

疏

奏免民租疏

唐狄仁傑

唐武后天授二年九月梁公狄仁傑拜地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明年改長壽元年正月爲來俊臣所誣
貶彭澤令七月至縣值歲大旱民羅饑饉卽抗疏乞免
民租武后嘉公憂民特制江州蠲免本縣民間租稅
疏曰彭澤九鄉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已是秋月百姓

鬻羣然告歎詢其所有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
蘇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旦暮之
間全無米粒切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
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
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孳亡者檢有籍歷大
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
以奏聞伏候勅旨

至正三年八月余試邑彭澤適水旱爲災民以歎告未
數日鬚鬢幡然蓋憂從其告則有駁覈之難否則孳亡
之禍旋至二者交戰於心而致然耳旣而得賢同憲覆
實免糧有差民生少蘇仰惟梁公至縣亦是秋月田災

東海縣志 卷之十一
同民告同獲免租又同然則爲民上而憂民之心孰曰
不同與明年夏麥登秋復稔余翔陶狄書院就緒因出
逮儒林所書公奏免民租疏俾洪都田貴鄉壽諸石置
於祠右噫公之諫章奏疏所以匡君澤民者詳之本傳
載之信史昭若日星豈特是篇而已哉求其切於邑民
沒世不忘則無踰於此也若夫逮儒林書法之妙已於
歸去來辭後言之矣時四年甲申重九日邑令魯人王
國輔謹題

劾嚴嵩疏

明 丁 湛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參奏事臣待罪禮科二載於茲灼
見臣部尚書嚴嵩才具卑庸中懷伎倆假和柔以同寵務

周旋以悅人祇解身家之謀全無大臣之體夫閣臣尚書
均屬大臣閣臣夏言清執有素嵩背與人言則悻悻以先
達自居及建言論事則恟恟有如屬吏言一發聲嵩則喋
口卑諂之狀至無可加雖和衷固宜共濟而斟酌不嫌異
同置身若此其意何居六卿議事國計攸關嵩於會議之
時從不獨建一議既經覆奏或奉嚴旨嵩則諉之他人以
避譴責或奉溫綸嵩則以已實主議希邀聖眷其試於陛
下之前者不啻至再至三陛下特未深察其奸耳至於文
移勘合例有常期嵩子世蕃陰操其柄司官呈稿經時不
發勒索賄賂不贖不休窮員小吏哭訴無門嵩若不知則
昏瞶已甚知而故縱則負恩實多遭時構會濫竊華階有

玷清班宜賜罷黜臣不勝俟命之至

再劾嚴嵩疏

丁湛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特參同上之大臣亟宜罷黜以儆奸回事臣前參奏尚書臣嚴嵩蒙着嚴嵩自陳嵩既自陳本仍留中任事如故南北科道王華楊爵等交章論列彈本大半留中甚有以言官不必過聽風聞輕爲瀆奏二年以來進階賜蔭有加無已嵩以陛下意在優容不以人言措意縱子縱僕招搖納賄如前樂昌王請徙嵩實受賄陰爲之地臣特具疏論列過蒙陛下採聽應同部臣覆奏請旨臣素鄙嵩之爲人數年來公事一揖之外未嘗與之深言臣以嵩必恨臣刺骨昨尚覆奏時嵩反歎語從容談及

鄉曲每事託臣庇護等語臣聞不勝駭異嵩既過蒙聖眷何事須臣曲庇細加思維始悟察典在邁臣科例舉拾遺嵩又贖歎叠叠臣豈肯徇私枉縱不顧公道難容夫人臣事君祇爭一念嵩行若此是魑若鼠窺奸同狐媚天理人情喪失殆盡尙知有君父之在上耶不察其奸若加柄用大權在手則天下國家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亟宜罷黜檢發諸疏核實勘擬以彰國法奸回知儆謹疏

劾高拱疏

歐一敬

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爲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臣愜公論以光新政事臣聞明君不惡極諫以發奸忠臣不畏盡言以招禍昔趙抃論學士陳旭章十數上劉安石

論執政胡宗愈二十餘疏不以爲瀆龔夬任伯雨諸人相繼論奸相蔡京不下六七疏不以爲黨矧當聖明御極之初正小人勿用之際而輔臣中乃有奸橫不忠如高拱者廁於其間臣職任糾彈寧用一言塞責而已哉近該南京科道官交章論拱此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顧其措詞指事尙存大體亦如臣與胡應嘉前疏未嘗明白暴著高拱平素奸邪之狀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也宜陛下俯念其講讀舊臣而姑留之然拱之性行本極傾危拱之才識實足濟惡踪跡閃倣情態乖張敢爲奸暴行私不思公忠懲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所以南北科道交章累次攻讦如拱先年侍陛下講幄適有臣郭希顏爲建

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恟恟拱懷疑懼輒納重賄於嚴世蕃不兩月遂越次獲陞祭酒以出今日日資次尙可考而知也希顏近蒙厚卹矣拱內省無疚哉此其後於謀身甘於悖棄陛下亦已甚矣去年先帝違和之初一時訛傳不測拱爲大臣畧無休息相關之念卽於本日愴惶搬運直房器用以歸致都給事中胡應嘉因而論列今章疏見存亦可考而知也拱嘗對人諉之撰文諸人矣亦豈能自安哉此其大無臣節而忍於背負先帝亦已甚矣夫拱居講職旣懷奸以背陛下今任輔臣亦豈能復効其忠拱受先帝厚恩終忍負之今事陛下豈有圖報之念矧其初任禮部嘗兩疏懇求直贊撰文而又曲意爲焚修道士

廣請田宅及頻奏災異反爲詭諛不足畏之詞皆人人所共鄙也乃累該自陳反公然矯誣爲不樂贊直贊元之說及鑿空謂胡應嘉劾其不肯贊直何其敢於欺罔如此不愧於人不愧於天乎且又陰自結納鄉里內臣藉爲窺伺援引每張揚講官之勢逞任權術之私躁然希圖柄用內欲專操宰執之權外欲籠絡趨附之衆威制言官動搖國是使拱之計策漸行人之向背漸一將來爲患何可勝言至其自陳諸疏則又全無引咎之義如謂黨庇成風謂陛下孤立謂言官求勝藏奸殊不可測而近聞南北科道論疏自知公論難解乃在閣懷人輔臣徐階直房誣爲主使以預其擬票致階隱忍抱病迴避內外共知此其險橫異

常寧復知有大臣舉動朝廷體統哉昔宋臣常安民論宰相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視聽力足以顛倒是非內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必擠之而後己以拱擬之其奸險橫惡詎非蔡京復出又昔伯雨謂自蔡京遂去安民而朝廷大政皆委曲遷就爲一蔡京地公議詢詢人不敢言時所當言無先於此自拱遂去應嘉之後人情事勢大率類此其爲時所當言不更有甚於京乎蓋小人無才亦不足畏小人有才斯大可畏其才愈大則其可畏亦愈大易所謂用必亂邦今惟拱之謂矣是以北臣言之南臣又言之科臣公劾之臺臣亦公劾之此實公論之所共棄也夫臺諫至天下公論豈敢苟爲

扶同一時南北參商之人亦豈肯曲爲扶同此而不去將
誰更復有言拱旣知公論不容僅以倖免必益無所顧忌
而恃才稔惡以逞其爲國家之害終不知視蔡京又何如
矣此臣愚犬馬之忠鷹鶴之志不敢不爲陛下宣徹其奸
橫不忠之狀以覬宸斷毅然去之毋犯大易同國承家之
戒以遺將來大患也宰執諸大臣亦宜共去繫累之私以
昭新政平明之治大奸必去斯太平有象天下幸甚臣不
勝幸甚他非臣愚所能計也臣冒瀆天顏不勝待罪戰慄
之至

知府董榕書後史稱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
尤敢言今觀其本傳所載彈劾晉應槐傅頤王崇古劄

顯等前後二十餘人直聲振於朝宁其意氣之激昂可
謂壯哉惟是言官論事固貴有氣而尤貴有識陸萬之
際陽消陰長之時也宦官宮妾爲陰士大夫爲陽士大
夫之中陽剛者爲君子陰柔者爲小人或有用陰柔而
非小人者斷無能陽剛而非君子是必先判其大閥而
後細核其小節斯君子小人之分始可不淆而扶陽抑
陰之功始可施之無妄江夏郭文毅公正棫云嘉隆之
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
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
間大旨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故唯唯於履
尾之時而揚揚於攀輶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墨墨此則

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
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
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發悲夫史之稱公也一日
性強直再曰練習政體負經濟才又曰性直而傲又曰
才畧自許負氣凌人雖多不滿之詞與古稱剛而自矜
者畧同要之不失其爲君子徐華亭傳曰性穎敏有權
畧而陰重不泄張江陵傳曰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
莫能測也華亭江陵皆善用陰柔者論者尙不忍以小
人目之何況純乎陽剛之氣如高文襄者雖其生平亦
有不善用之短矣不如其善用之長裕邸九年啓沃調
和功在國本籍記人才舉用皆宜功在鈞衡雪王金等

百五十人寬獄功在爨理增置兵侍以儲總督之選專
官練習以備軍旅之用取邊人而明勦賞罰重邊地而
慎擇司牧防邊撻伐款敵靖緘各有方畧剖安國亨之
非叛而黔寧辯沐國公之受誣而滇謚海內晏安者三
十餘年則功在樞本邊疆至於憑几執手敬愛顧命事
穆宗克正厥終輔神宗克正厥始誠所謂社稷之臣也
及宦官馮保矯詔弄權計欲除之反爲江陵所紿內結
馮保見逐去國事雖不成忠昭日月角巾歸里下帷著
書其間辨錄本語春秋正旨諸書皆於聖學有所發明
此文襄梗概也歐陽司直獨能彈劾文襄於在位之時
亦真能剛直者第疏中所列納賄一事云拱先年侍陛

下講幄適有郭希顏爲建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
恟恟拱懷疑懼納重賄於嚴世蕃不兩月陞祭酒今月
日賁次尙可考而知等語查史載拱侍裕邸九年啓王
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
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遷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
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是嚴徐之薦因拱
爲穆宗藩邸取重非有賄託且拱生平剛直亦豈能賄
人者至云因郭希顏被戮懼而納賄夫郭之禍因建言
拱不建言即可免禍何以賄爲疏稱賄世蕃史云薦者
嵩階拱未必有如許重賄也不曰有贓據可按而曰月
日賁次可考夫侍邸九年由侍講學士遷太常祭酒不

爲年淺越次且是時張江陵以後進同爲司業何不並
議之耶又在直移具一事郭文毅爲高公誌載閣臣入
直西院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曰
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袁文榮皆以不能離陛
下爲辭皆不往公正色謂文貞曰公元老當直可矣不
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
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公有老僕亦將
爲歸計時江陵公尙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
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都
給事胡應嘉有所授指途以是劾公云云是郭文毅所
誌甚明無庸再爲代辨其餘聞文又不必縷辯總之歐

陽司直慷慨大節可以立懦其劾餘人皆有氣有識惟
幼新鄭與王崇古劉顯或亦恐氣有餘而識未足歎然
以文潞公之賢唐介猶劾其緣閭侍通宮掖以得執政
固無損於潞公而介之高名稱於千古噫如歐陽司直
者其明之唐介也夫又記

余友桐城張西園孝廉閩歐疏評曰查高新鄒固明理
學者相也其去位皆馮保張太岳輩內外交擠使不安
不得不去矣明史固未嘗貶之也此三疏似宜刪去勿
載余初遭之繼而思歐爲名諫官高爲名相疏若不載
反起後人疑議故仍存之而附書於後如此

劾齊康疏

歐一敬

爲小人黨惡欺君肆譏無忌懇乞聖斷重處以正人心以
杜亂源事昨該御史齊康誣誣輔臣徐階李春芳已蒙聖
明洞燭其奸一時公論憤然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蓋
大學士高拱屢被論劾在案每恨階與春芳不爲重處論
官以塞言路而康爲拱鄉試主考門生乃受指使敢違公
論甘作鷹犬如此六科十三道各連名具疏叅論其狀矣
恭候聖旨處分臣不敢贅但聞康前疏方下又有疏論及
於臣尙不知其所論何事然以康論臣固所宜有益兩發
高拱之奸者臣也階不具論拱且恨之康且不惜公論承
指而醜詆之臣尤拱所深恨康旣論階勢安得不及於臣
昨臣見康亦曾面斥其非而康受拱嗾論臣必將中臣以

奇禍無疑矣人臣委贖事君此身已非我有臣何敢計但康亦言官亦有面目者也堂堂天日之下何其敢於背公徇私黨邪害正欺罔君上一至此極也書有之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二人同則公也一人異則私也南北科道論拱一十三疏并連名約二十餘人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情抑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論階與春芳誣詆極備多狀而六科二十餘人連名參之十三道與康同官者三十餘人亦連名參之卽吏部都察院堂官亦連名參之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言又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何人斯座至之恩豈重於君父台諫之司可爲人作鷹犬耶卽墮拱誘計亦豈容再誤而聖明在上公論昭

然又敢附下罔上肆無忌憚如此壞亂人心混淆國是康之罪有不容於誅矣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今非康之謂乎然康走狗耳發縱指使皆拱默運之力拱爲大臣屢被人言旣不能決去就之義而又詐病遷延營營苟苟籠絡頑徒傾害忠輔以自洩其睚眦之忿各該諸臣論拱奸惡茲亦稔矣拱不去則善類必將一空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謂正人一去則國是將日病也陛下可不念哉昨奉宣諭徐階李春芳高拱着卽出供職一時傳聞無不歡欣鼓舞頌聖明知春階與春芳出一日直一日卽有此召命也惟拱向無名諭而今姑同之竊恐其適中噉貳輔以圖自全之計蓋人主之職在論相要在分別忠邪而去

留之非可調停姑息以至養虎貽患也臣匹夫孤立一念愚忠實抱當世之慮竊惟昔臣有不能進籓伯玉退彌子瑕既死猶以屍諫臣卽遭嗾論亦不敢顧一己利害而忘國家大計階與春芳伯玉之儔也乞陛下勿爲康論所惑勉留而眷任之拱奸惡過於子瑕乞陛下鑒康黨附爲奸之情殺斷而速去之則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之大幸也康黨惡欺君之罪知必不能逃於聖斷矣如康論臣有據臣當席藁以待均惟聖明垂察焉臣冒瀆天威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再劾齊康疏

賦一敬

爲小人黨邪怙勢再受指使妄肆擠排懇乞聖明洞察公論以定國是事該御史齊康聽受座主高拱指使誣論徐階李春芳節經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吏部尙書楊博等併六科十三道諸臣各疏叅論康受高拱指使誣誣情罪已蒙聖明洞察奸邪將康降二級調外任用矣聞者無不深快乃康又受拱指使另疏論及於臣蓋南北科道論拱共十三疏而臣又嘗兩發其奸拱之深恨無過於臣階與春芳康且爲拱誣誣則其怙勢厚誣又將何有於臣據其所論止欲將臣量加罰治似亦無足深辯顧其所誣臣者一則謂臣在朝班中盛氣高聲爲階發話一則謂臣邀擗各科道不許出門欲卽寫本攻康事出捏誣不容不辯夫班中森列豈容高聲發話之時卽果有之糾儀御史序

班寧得無言厥衛巡緝官校何無一人看得言之謬妄不辯可明惟康同科道官出掖門時衆共譏叱其非臣實與焉卽十三道叅康題語首謂人心共憤然則憤康者豈獨臣哉不曰門外而曰班中何其欺罔之甚六科多官臣一人豈能邀攔寫本攻康况論康不止六科十三道與康同官御史三十餘人亦連名叅之亦豈臣所能邀攔蓋公論所察院堂上官俱各有本論之又豈臣所能邀攔蓋公論所在不約而同衆忿所激雖有拱之克惡亦自莫之能禦耳乃不思自犯公論而以邀攔攻臣拱之喉康豈其無良心者哉亦自擬康前疏旣上必爲公論不容又懼皇上衆衆惡而洞燭其奸乃預爲此疏附康相繼以亂國是冀苟留

耳不然則康接前疏過午方歸申刻卽有此疏人人所共知也豈有神翰鬼運其速乃如此耶康鷹犬不足責拱爲大臣其用心亦甚狡矣臣諫垣微臣職司搏擊不意忤觸橫奸致遭噬害如此臣罰治誠不足惜如國是何且南北科道論拱一十三疏止康以門生爲拱反噬拱一喉論階而六科叅之部院大臣亦破格叅之則拱之視階其人品忠邪較然可見矣臣果階死黨彼各該大臣科道論拱康豈盡階之死黨耶陛下何不一爲天下斷之拱不去則將中禍必不止臣一人而中臣之禍亦不止於罰治矣伏乞敕下該部一併勘議施行臣無任傾越待罪之至

請移湖口關疏

國朝 劉 堂

爲請移湖關仍歸九江以廣

皇仁事竊惟古者立關重門擊柝以禦暴客所以衛民生也厥後徵稅以充內帑亦國計民生兩全之道也從未有設關之險如湖口關者伏爲我

皇上陳之湖口乃江西九江府之屬縣也江西九江府之有關額稅九萬九千八百餘兩其來已久康熙二十年監督哈山等以逆藩變後軍需緊急請關湖口地方於舊額稅外歲增至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又銅筋水脚銀一萬餘兩但關在九江府左則有龍開河官牌夾右則有老鸛塘白水港四時水流不息往來商人停舟納稅雖有風浪不驚自移關湖口當江漢鄱湖匯流之衝左右鐘山巖

巖峭壁插入江心西北風起奔濤怒浪所泊商船遭漂沒而及溺者不可勝紀康熙三十九年左都御史王澤宏有題請仍歸九江之疏督臣阿山查覆格於部議康熙五十七年江西巡撫白潢親抵湖關相度形勢僱募民夫擇於武昌港渣塔築堤泊舟收稅意亦甚美商人懷之近年來賴朝廷洪福江湖安瀾而漂溺者頗少然武昌港地土高亢易於淤塞夏秋水漲可以泊船自冬徂春水涸不能泊船往來商艘全泊大江之濱慄慄危懼有時風雨相遭生死呼吸能保其不漂沒而及溺乎聞之天地之大德曰好生我

皇上視民如傷御極以來而四方兆姓望新恩者正復靡

滄州志 卷之二
三
涯今請移仍歸九江實從有益生民起見懇 勅下江西
巡撫將九江湖口兩處設關之地逐一親爲勘驗孰險孰
平明白回奏應否移關出自

聖裁再有請者或慮關移而稅必減現今關差歸併巡撫
倘關移歸九江照舊收稅其由鄱湖往來鹽商木客該撫
酌量如何補足額稅議覆遵行既無虧稅之慮又無漂溺
之虞一轉移間戴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臣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也家與湖
口毗連故將所知冒瀆伏乞 恩賜全覽施行

奉免南昌浮糧疏

劉 堂

爲南昌小民久困浮糧仰懇

勅查酌免恩澤窮黎仁及萬世事竊臣備員言路日夜惶
恐識淺才疎不能爲國興利祇以民間疾苦入告因見江
西南昌府其浮糧於僞漢陳友諒時遺害途至今日小民
苦累已極控訴莫伸請爲我

皇上陳之昔陳友諒當元末明初竊據南昌袁州瑞州三
府賊多餉少於宋元舊額糧米外加倍橫徵明洪武定鼎
怒三府抗違倭僞冊徵收順治四年奉

上諭凡明朝讎怨地方錢糧加重等項准與豁免御史臣
吳贊元將江西所屬南袁瑞三府浮糧題請減免部覆俟
賦役告成之日另有頒示順治九年江西布政司臣莊應
會入覲有袁瑞二府人民具呈浮糧苦累據詞具題奉

旨這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飭該州縣官確遵減免毋得踵弊苛徵有辜德意適南昌遭金聲桓作亂居民逃竄無人具呈巡撫臣蔡士英止掾袁瑞二府呈詞題覆邀免萬姓歡呼獨南昌有向隅之泣順治十八年

上諭戶部故明洪武因有讎怨之地或錢糧徵收甚重此明朝有讎怨之人民我朝竝無讎怨何得踵行此等情由該部詳察具奏下部未覆康熙元年江西布政司臣王庭入覲將南昌浮糧具題

敕下督臣王朝璘撫臣董衛國查明果否與袁瑞二府相同議覆查南昌一府除武寧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未有浮糧其餘一州六縣共浮徵銀十餘萬兩共浮徵米十餘萬石與袁瑞同事同情應與袁瑞同免合疏題覆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免這南昌府浮糧也略袁瑞二府例行嗣因部議免數太多洪武徵收日久遂至中止康熙六年又奉

上諭凡關國計民生休戚困苦現行應革事宜許各抒所見勿以爲己經奉

旨之事瞻顧因循不行陳奏本年有南昌一州六縣人民胡獻隆等因將浮糧匍匐叩

開敕下督臣郎廷佐撫臣董衛國查覆果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應與袁瑞同免內部又以故明徵收年久仍遵不

行減免之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內欽奉

恩詔凡直省地方有不便於民者詳切開列具題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江西撫臣王鵬特疏請減南昌浮糧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又格於部覆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內閣大學士體

先帝好生之心因天時亢旱將各省浮糧偏累啓奏請免奉

旨著九卿開摺送覽內載南昌浮糧鑿有據江西入覲臣布政司劉健巡道查繼培御史臣熊一瀟給事中車萬育等前後具題俱格於部今西郵軍需未熄而條陳減賦此愚昧無知之甚也第我

皇上御極以來一切因革機宜皆經

乾斷無一事不愛民無一念不愛民其於地方旱災有賑矣積年逋欠有蠲矣不恤千有餘萬爲民孽困况此浮糧在正供之外重累小民數百年祇緣前部臣混覆是以急望

新恩下沛倘蒙查免將南昌一州六縣小民生世感激歌頌直與天地同流臣而不言是上負

皇上採訪盛心而下亦負言責心所不敢安也故爲披瀝陳請

敕下江西巡撫將南昌州縣查明宋元時舊額賦若干爲漢前明時新浮糧若干具覆應否減免出自

聖裁再有奏者臣江西人也素知南昌浮糧苦累不敢壅於上聞竝無徇私之意如有此等情弊查出甘治重罪合併聲明伏乞
峇覽施行

記

陶靖節徵士記

晉 湯文清

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之舉時又無漢祖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發咏所謂樹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深悲其志矣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使人增歎而累歎也

棲賓亭記

唐 皮日休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蓬源與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肥陵之江左因訪於是至其門驟不暇繚而目爽神王悅悅然迨若入於異境矣愬別若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秀於芝泉甘於飴齋峰倚空如筆毫掃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漱澗源內橐籥鞠山琉璃液石有怪者蹶然闐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翼者嘍粲然若將天馴耶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爲

升堂之侶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觀矣中
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
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
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
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
賓之來也不逾於邑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易爲矣其延
之且不賙乎賙不夕乎則侯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鉅
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履且日賓將
病暑吾則蔽其簷賓將病寒吾則與其脯自竟是功則鮮
蕘之饋疊尊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
月後五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

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畱命敬之者以其德
業號而稱之元德元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
大謂之元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元爲其號請以栖賓
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矣五年五月初日記

欽公祠碑記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食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
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乎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載矣公爲子極於
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
赴井州掇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
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傷君子于

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揆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御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如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

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領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存夏禹大伯季札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吁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赦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卽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

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
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
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
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
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
子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
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
貶彭澤令獄吏嘗教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
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
不爲虜虜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

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
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
輸識者躉之北狄再寇趙定聞公出爲河北諸州以安反
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清談而
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
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
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不滿數百人
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
德則天怒命策出之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
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之又一日則

天有疾公入問關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詔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候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耐姑之禮

臣不敢愛死以奉制惟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襄廉使廬陵王拜公公隕絕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醜齷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國老矣一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日言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名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其知人之

深乎公之動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至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何足道哉故繫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澗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動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重修狄公祠記

元賤 賓

余嘗讀唐史至武則天武后稱狄仁傑曰公社稷臣也信乎則天蓋亦知公之深矣公直言大節撥亂反正使唐三百年天下如不周旣觸而屹乎擎天之一柱三神已搖而歸乎負海之六鰲不然當時豈無李嶠蘇味道輩儒雅風流浮沉俯仰唐之天下周矣是以天地著其誠鬼神畏其烈而臣子景慕其忠孝則彭澤之有祠有碑隱然世道人物之所繫有足以證不死之在人心者嗚呼自公謫令於斯距今七百禩瞻仰如新水旱必禱公之精靈眷眷斯土抑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皇慶初元翰林學士買任簡齊公通議大夫長江州郡侯按邑見祠宇傾圮亟

捐俸度工撤而新之輩飛改觀士民忻悅請記其事余惟
梁公相業著在史冊文正范公筆之已詳彭之人與夫四
方上下之士誦之習矣古者鄉大夫沒而祭於社公爲唐
社稷臣宜乎廟食百世豈但祭於社而已禮有捍大菑禦
大難者則祀之公勳烈與天地不朽日月爭光豈止一時
捍禦之勞哉獨惟侯之爲郡實能廣公爲邑之心下車及
今民懷其惠吏畏其明獄訟以平饑窘以濟其立朝則清
忠自許於治郡則政教並行睹前賢往哲則契慕企及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諒不獨於梁公爲然初公使江南安撫
時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存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廟曰
毋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今侯之爲郡所從祀未及

他而首營繕公廟以慰民望其亦尊明哲之意而還以祀
公也夫生而賢者死必爲神明亦必生而賢者則其祀神
明也爲無愧又按公在彭澤時值歲告歉公曰天也令可
諉責乎疏於朝獨其年租稅民悅又縱囚三百餘令歸度
歲如期果遠凡可以惠彭之民者無一不至而范碑闕之
故余又書其事於末以見公之得祀於是邑也以此噫廬
山蒼蒼我思太行後先相望而公之德何可忘此重記之
所由作也

重建狄公祠記

明 何 綸

狄文惠公祠在舊縣之西二里許自唐迄今八百餘禩中
間若宋若元代有顯封而諡則未聞至於祀典亦未嘗備

也洎惟高皇帝誕膺天命統有四方乃於前代勳臣特加贈諡其有祠於四方者亦命有司時享焉以故公得贈司空諡以文惠祭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物用一羊一豕著爲定令行於有司誠萬世不刊之盛典也公之舊祠元皇慶初守江州前翰林學士買任公所建歷年一百四十有九梁棟傾頽瓦剝剝落弗堪瞻仰章邱李君紀來幕是邑乃謂公以忠孝聞於天下後世凡所經歷之處皆有祀享祠宇翼然而祠初於公爲令之日入我國家祀典之內而且爲邑人所禱旱澇疾疫之所可無一新以具翼翼之瞻乎於是捐俸買材鳩工集力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落成於辛巳三月望祠宇廓翼巍然華然各極其美視舊觀

爲有加矣李君具其本末請言記石予惟公之有祠於彭蓋以謫令是邑值歲凶歉爲民上疏免租故民感德立生祠祀之豈其它在四方者之所同也况公在唐室以孤忠特操反復論諫感悟則天復迎中宗延有天下三百年之久休功偉烈著在青史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天地同久而垂於不朽矣是祠之新不亦宜乎然彭澤邑小而濱大江爲政者往往難於應接雖是祠當新亦不暇及也李君以一幕賓乃能新公是祠豈直嚴祀享之敬肅對越之誠而已蓋將使彭之人士於駿奔之際尊崇之景仰之思爲其忠臣思爲其孝子皆聞風而興起不謂之知所先務乎是可書也若夫與佐樂助協相其成者有在職之羣工有通

邑之庶民茲不備書用列名於碑陰云

重修狄公詞記

李得陽

彭澤故有梁公祠於舊治之墟圯而修者非一矣雷子時敏來尹茲邑慕公之爲慨焉師之諸舉措輒修其跡而尋其心二三年間上下和洽遠近感動庶幾有梁公風迺公祠圯甚則白其事於余捐俸新之至是落成請余言以記且告曰敏也聞諸彭之父老曰公爲邑時歲方歉公力爲賑恤全活甚衆又嘗釋罪囚三百餘人其他惠政未易枚舉彭之人士所以思公至於今甚殷也余曰美哉是舉實獲我心若父老所稱其猶彭之人也歟夫古之祀典有爲一鄉祀者有爲天下祀者爲一鄉而祀者功在一鄉者也

爲天下而祀者功在天下者也以梁公千載一人而寄跡於彭彭之人固當爲天下祀之矣蘇子所謂掘地而得泉者也豈直以區區之惠耶若父老所稱其猶彭之人也歟公之精誠忠孝偉業豐功唐史氏之所載文正公之所紀詳矣余獨異其藏之至密而出之至神方武氏之晨鳴廬陵之遠遜也唐已周矣浮沉俯仰以苟富貴如李嶠蘇味道輩無論矣卽有秉節仗義好爲潔身者不死則逝無復所施公獨混跡於婦人之朝栖栖不去日與三思輩陸博嬉戲視世之浮沉俯仰者相異幾何而卒能潛授五龍夾日以飛誅滅諸武反正中宗旋乾轉坤易於反掌何其偉與譬如夜光之璧日礪而不磨耶譬諸明月之珠涅於塗

而不染耶譬諸神龍之潛見飛躍而變化叵測耶譬諸雷電鬼神之奮迅疾擊而不可遏伏耶傳曰上士達節其次不失節若梁公所謂達節者耶假合梁公抗節自好遠跡蓬野則母子天性之說疇與惓惓而巍巍巨唐不遂斬於濁婦之手乎若梁公者箕子之明夷留侯之善藏其用寶兼之矣噫使五龍雖薦而不售盧陵未復而公薨則公其終爲浮沉俯仰人耶雖然天之生公爲唐社稷也公旣爲社稷而生天固祐之矣余又幸夫梁公之所以得成其功者天也祠經始於萬歷五年三月成於本年十月計工與金若干云

儒學進士題名記

林誌

賢才致治之本也唐虞野無遺賢書紀其盛成周濟濟多士詩詠其美漢唐宋科目得人史著其實其來也久矣洪惟受天明命混一海宇誕敷文教以興致治建學設科以造多士三歲一登其賢能而擢用之由是賢俊譽髦之士乘時彙進布列中外建功立業綱轍治化故得人之盛有逾於昔乃永樂之十三年當會試之期天下之士萃者數千人禮部合試之於三月朔旦上復親試之賜陳循以下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獨彭澤與其列者凡四人焉劉鐸周泰亨劉昱曹遜是已是秋吾友黃諒因宰厥邑自以得賢才爲慶遺書及子曰彭澤自開國以來登科第者雖歷歷有人抑未若此之盛也使無題名之石將來何

由考知其人耶子爲詞垣之宗盍爲我記之以爲後先相
望可也予嘗歎曰天之生賢靡間地里彭澤一蕞爾區耳
而山水如此之清秀人才如此之卓越且風俗醇美不尙
華靡蓋有得夫陶狄二先賢之餘韻也今觀一第之中登
名者四彬彬班班實足以副國家興賢育才之盛意抑足
以見彭澤山嶽之鍾靈者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賢才又奚可以地里論耶雖然今日之事旣勒於石矣後
來之士未必不觀感興起摩肩接踵科甲是登美官是任
於以建功業於可久於以昭治化於無疆者吾友之用心
豈曰小補云乎哉

儒學歲貢題名記

殷一嘯

天下三光五嶽之氣全於天地間士君子由科貢以文章
鳴內而臺閣外而藩臬承流宣化左右國家文明之治足
以追配前古之盛也矧彭澤爲江州名邑靖節梁公嘗假
合於此實爲先賢過化之地學峙東面西山水鍾靈賢才
輩出恢宏治道者比比也予自宣德庚戌奉符典教彭澤
目擊人物若都憲黃信憲副□劉隆御史楊勝張紳輩後
先相望暨太學英紛綸華耀繼武多人皆由貢士進也予
遂以事白於縣尹韓亨曰題名之碑不可無也否則登庸
之士事功雖盛於前而聲華無以彰於後世遠年湮抑何
由而考知其人耶子欲自洪武迄今歲拔之士考而記之
可乎衆皆忻然遂協贊其美各獲題名仍勒祿秩倚歟盛

哉因謂曰木有松杉之異採而用之皆可以爲棟爲梁凡士爲國家之利器所進之途雖曰有科貢之殊及其擢用之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致君澤民治隆俗美表表然殆與阜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徒相驅轍矣豈曰科貢文章云乎哉用書以垂不朽云

曾侯政績記

馮希哲

天子嗣統改元出權姦所擠江陰令曾侯於獄改知彭澤是年十月侯蒞任越一載政績茂著邑父老黎幼欣動顏色至形諸歌舞願建碑紀績侯抑之曰有是哉敢煩里旅旣而民相咨怨弗獲已乃伐石述余言以刻曰學校政之首務先是厄於人文學宮歷一二遷重之正德己卯宸濠

干紀兵掠境火櫺星門及諸解宇存者無幾侯至輒振奮於頽敝先泮池次櫺星門次屏牆次公廡凡棟桷赤白墜剝浸漶者舉皆治之制至是爲備然不以劇自撓分生徒爲五會命題立程日一臨焉比秋薦鄉書者二人而儲才惟良向用未艾則興學之政也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前吏茲土者率以易視凡壇壝徒存其基蕪陋墊隘相沿習爲固然侯爲山川社稷芟蕪剔穢崇闢其臺登中爲神道左翼爲東序西亦如之縱以屋幾楹爲致齊之所省牲之次周繚以垣外爲門扁之以禁褻慢則事神之政也城以衛民環邑治皆高山可據以捍患惟北虛面江然地皆淤湫畚築不可施侯乃列柵爲城中爲樓寓望凡以木計

之大者百小者千以日計十有八以金計之若干以文計之若干外督民兵各植柳合計之如木大小者之數則安民之政也夫是問役焉取則徒流是募農不知也問工焉取則游藝是資民不知也問材焉取則商梓是買山林不知也問財焉取則羨帑是出民之家不知也侯之政其善哉或曰政善矣而令之職尙亦多端得無盡是三者乎噫嘻呼哉昔然明因子產問政告之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以爲昔見其面今見其心而喜語太叔夫然明一言子產遂窺其心喜其人則知爲政貴於有本而賢者用心約而成功博也今夫有事於學校鬼神城郭侯之政也民之願也然民願於彼孰愈於此也侯得爲彼不得爲

乎此也故爲於得爲者爲之則本立道充其利良溥由此而見之顯庸達之天下可也然則君子之與侯是亦子產之與然明者而侯之政况乎不止於是也若夫成敗利鈍則非所以論侯侯譚棠舉丁丑進士西蜀嘉定人

遊小孤山記

宋陸游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崖竇穴惟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丈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竇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

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苦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爲小孤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鷓鴣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迅鶻搏水禽掠江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鶴甚多

小孤山記

元虞 集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名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鶩結堅纈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厲文翁之所築也距

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背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
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令咸
在爲之赧然愧絕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曰吾新其亭而
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巍然獨立無所偏倚而
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
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
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公當爲我記之觀其
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且一亭之微於政非有大
損益也知其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
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鐵柱記

元柯木深

瞿塘下巫峽過洞庭經數千里而至彭澤其流浩蕩其勢
雄悍有山峙其北曰小孤清流衝激號海門第一關也操
舟者搔首失勢則櫓傾楫摧載胥及溺臨清馮君克敏爲
彭澤簿時慨發惻隱欲作一大方便事未果越二載丞廬
陵乃勸率好事者選良工於長沙聚鐵起冶鑄一大鐵柱
長三丈有奇聯以竹索俾舟子有所憑藉攀援以濟險難
然柱成未克立又半載公調台州寧海尹心旌搖搖然未
嘗食息忘此柱大歷改元有自江鄉來盛嘆鐵柱巍然江
游過者莫不舞手乃知當路有存心利物者成就之又有
客商捨竹纜拴繫夫鐵柱之立延祐七年歷至正始償其
事可謂奇矣其功可謂難矣人念此事微義勇爲之嚆克

辨此豈可使其名姓湮沒無傳余爲刻石列記並捨竹纜者昭揭於廟爲好善者之勸余因而銘曰彭澤導岷山之流兮趨滔滔兮包三江五湖言天下之險兮莫若小孤雪浪騰空兮風馳霆驅操舟一失勢兮爲鱉爲魚有仁人運其志兮名匠鼓爐地涌軸兮天懸樞危可持兮顛可扶履洪流兮如坦途孰想斯尉兮爲若之徒昭姓字屹龜趺承不朽兮荆楚之墟

小孤山碑記

國朝 劉覽元

天地奇秀之氣人得之爲人者山得之爲山然而山不一格有雄拔者有幻怪者有平衍者有朋連支蔓者終不若纖媚而森子者尤奇且秀况其高舉霞表直矗水上更令

人可望不可卽者勢愈小氣愈完也彭邑環山而蜿蜒下流之衝石脉橫亘水底突起一峰曰小孤五丁所鑿巨壑所哉若另闢一區蹊徑已絕如云江湖襟帶吳楚門戶猶形家言至淺之以貌相謂如拳如髻復如筍如蓮者皆似之而非吾以爲對之如孤標傲骨蕭蕭自遠仰之如端人正士落落難親如一夫之當關如孤軍之抗敵中立不倚仍百折不回山如此微力小孤所繇名也夫山之靈者神必憑之昔祀天妃莫詳所自或曰水陰屬所奉多女神近是而聲靈肅穆於以懾風姨制河伯爲長年三老之所呼而祝騷人野客之所遊而詠極之宸翰垂光明禋薦馨大抵藉此山而稱尊矣山全以石骨勝而取妍多在水江漢

趨其下潮至此不得上者以此山居中而扼要故也形最
斗削惟北岸石峽路通一線如行壁上俯瞰江流湍湍作
臨淵想蹊蹊捫蘿艱逾鳥道幾轉抵山腋石起忽伏處有
隙地可閤爲神都居巖樓空結不啻縹緲三山者然山上
草木皆觸石而生其清疎者似石之瘦蒼鬱者似石之古
掩映樓臺益覺幽蒨凭闌一眺祇見帆檣上下天水瀾漫
烟爲黛也月爲貌也雪爲膚雲爲態也風雷爲驅使而禽
魚爲點綴也平沙繡錯遠樹迷離而一點孤青若滅若沒
於巨浸中大孤讓其娟秀五老遜其孤介諸凡培塿皆隨
踵而立者曷足望其肩背乎自閤右折而上一徑欹窄不
容趾虵行匍伏歷數十級至粧亭爲山絕頂一縷乍染新

膏初流水鏡澄而石髮翠山耶神耶吾不得而端倪之亭
後去數武石劃中開爲龍口卽霞織嵐衣巧縫之不得合
吞吐烟波不識將幾萬里其下亦巒然獨立而更自安於
小者爲澎浪石奔濤激湍隱隱山麓與磯石震薄徐聽槽
聲梵響斷續相應忽不覺驚巖畔之栖鶴而警淵下之蟠
螭時或峰開練靜濯影中流險者俄視爲夷可畏者俄視
爲可暉非山之貶高致抑水之殺狂勢也置身其上者遊
青虛而窮碧落一切攀援黨附之見不敢復萌因之義勇
已哉雖然人之孤者物易忌之而山之孤者諸山不敢忌
之何也人之孤在氣岸而山之孤在神骨又何以小大論

與惜舊閣稍隘兼年深易圯而任持寶慧能更新之異以旁樓輔以餘廡視昔製加擴雲構風斤神工鬼斧費數十年薪靡勞數千里杖鉢而求卽應謀輒成者固山僧勤劬哉何莫非神明之呵護而山川爲效靈也在山僧不自尸其功必曰此檀那力孰知莖草塊石罔不於小中見大一旦氣象易耳目移嶽瀆竝貢其異神人頓生其歡又不得不歸此僧以開山功矣迄今山河寧謐日月清華容吾一葦一屐於山高水深間收盡奇秀選勝訂遊終無如小孤爲最則此山中興復諸事可無表章之喜其落成遂命筆用記工始事於崇禎壬申年告成於崇禎甲申歲

遊小孤山記

丁春

小孤山插起大江中屹然當一面控吳頭楚尾之交獨障狂瀾於千里之外予城居距山五里許輿到輒買舟載酒約二三友人俱山路最險峻攝衣緣纜縮步而上抵寺仰視之陡覺去天尺五曠如悠如恍不在人世間憩覽之時但見長天水色風送飛帆滿船簫鼓人自岳陽來旁望萬家煙火千村桑柘四出參差如天開許多圖畫點綴江南薄暮夕陽映水夜氣在天遙見遠山如黛幾點青青蟹舍漁莊長煙一帶並閭水上浮鷗啾啾之聲與山間棲鶴相應寺僧山磬一起則月生西海潮到東吳矣夜間就宿禪房神思清適幾不知此身在山中惟聞風水相遭中柱濤聲洶洶達旦而已予於是山之遊歲凡四五次遊必經宿

而返予於山爲不速客而山其主人也請以是付之主人曰果如是乎則諾

馬當山記

明解縉

馬當山在小孤山下十餘里隸江西彭澤縣連岡趾頂皆石蜿蜒騰躍自東而西至江而上山北岸俯湍水不測之淵魚鳥結巢栖息其間以萬數人跡罕至亦莫得而害焉故凡舟上下衆呵叱之不爲動迴翔俯瞰磔磔然有聲甚自樂也予以讀載記感王勃禱祠下事竊神之靈且好文也二十年間往來經此常欲一造其上而不果永樂五年丁亥二月余自詞垣出臨桂藩將妻子歸江西十六日道出祠下時雨初霽湍瀨甚急舟人極力操舟乃得至山麓

小徑從東委曲而上巨石森列古木蒼然有虎石狀與虎無異進拜祠下塑像蓋唐人衣冠而宋石刻已稱水官廟不知其何以云也唐宋碑碣無一存者石上題字亦多漫滅可見者唐太和中某及宋皇祐六年奉勅禱雨者某官而已廟祝姓萬爲言舊有半山亭馬跡亭石上宛然云昔神人之遺予亦徘徊久乃登舟從予遊者男山呼婁金

讀書巖亭記

元王德淵

夫古跡之傳世因大賢而得名奕世之後廢興顯晦之不可必幸與不幸係焉幸者如謝公之墩值荆公而名愈彰不幸者如李靖家廟鞠爲楊氏馬廐遂泯滅矣彭澤縣尉解後之讀書巖其亦幸矣乎始者前宋時眉人石振字興

宗作尉於此攜共三子就巖讀書黃太史訪興宗遂爲親書三字曰讀書巖當時名賢卿士大夫題詠旁午珠璧交映自宋迄今兵火不知其幾遂使絃誦之地委於榛莽之墟今縣尉和公仲寬來蒞茲境入居廨舍按圖經尋勝跡剔刷苔蘚芟刈蕪塞復舊觀而一新之又構六角亭於岩之前志復古也仲寬廣平儒者用孝廉舉起踐仕途退公之暇學其子遊憩岩亭口吟手披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時年七十四矣其與興宗石君異世同符氣類感召夫豈偶然也哉予適奉使弭節龍興仲寬達書請文其新建之碑予竊思惟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和尉父子旣已朝夕讀書而不敢犯法人偷明而盜賊息矣終之犬足生菴訟庭多

草綠林無警赤棒不施者岩亭之功爲不細矣予又聞古有大人先生亦有讀書岩仲寬知之乎以雲霄爲亭以星月爲燭以彭蠡爲硯池以匡廬爲几格卷其帙則爲閉藏之冬舒其帙則爲發生之春不敢高誦恐驚天下之耳不敢多傳恐駭天下之目大小雖殊其言似夸無是事而有是理果若是其不然與君其簡諸子虛不識可得一首肯否恭承來命作文一章又附之與銘曰彭澤尉司於江之湄於山之隈維石巖巖讀書有龕魯直字儼前有興宗後有和公臭味則同韜刃捲旌盜賊清寧文化大行後來者誰修葺爲宜勿荒勿嬉江山變遷亭碑屹然芳名永傳

讀書巖記

元吳澄

孝者百行之本也人子不能行三年之喪久矣俗類禮廢之餘廣平和裕仲寬獨行之孝聞朝廷旌其門而授以官歷三任爲江州彭澤縣尉屨後怪石數十其間有巖舊傳宋時縣尉石振興宗教三子讀書其下豫章黃太史爲書讀書巖三字境固奇勝因山谷字益重名士大夫多遊焉石刻姓名俱存率漫滅不可識後二百餘年仲寬實來芟剔蕪穢拂拭苔蘚巖前幾地二丈許可列坐作六角亭於外賦詩以落其成翰林侍講學士王公德淵記之大德六年余如京師九月舟過彭澤宿水驛初識仲寬途至尉廨觀所謂巖盤桓而不忍去今之居官者務在刀筆篋篋而已仲寬昔爲人子而孝於親今爲人父而知教子讀書之

爲美想慕前修表顯其遺跡以示不朽蓋有本者如是其可以爲良臣可以爲廉吏可以爲字牧之賢父母也宜哉

重修讀書巖古亭記

教諭 郭則正

尉以驅馳警捕爲事置郵無束帶之勞郊壘無執殳之役優游退食獲與諸兒讀書於公廨之後高巖之下亦盛世之福也宋紹聖間石公興宗來尉彭澤提攜敏若於此不自擬爲來世佳傳涪翁適然過之特書三字彌蔽巖穴計涪翁平生編屐所歷何限直以斯人好德之念俯仰風致寄之不朽於今幾二百年是巖是石幸不磨滅於樵斤牧火之餘代更科廢文軌混同廣平書生和仲寬實來刻意汲古愴然興懷築亭紀勝巖石立碑馳書王學士擴齋求

記時儒學提舉滕玉霄吳艸盧爲之鋪張先後其後平章
紫薇公扁其亭額遂極一時千載之勝獨不知仲寬心胷
如與宗否仲寬諸兒如敏若兄弟否又不知衍寬學優從
政如古人讀書否徒以尙慕千古文其迂疎庶幾見憫於
當路不見束於文吏而世之君子成人之美者尙少可恨
哉蓋仲寬去之一年而牕戶缺折磚徑圯壞蛇豕得之以
爲圃鷄犬據之以爲棲蜩蟬沸羹箕踞六博頽廢且盡此
一尉也而人心之不同不待異世異域而有爲妄者矣又
二年武城焦公良輔自懷寧侍親來公親年八十有二溫
清之餘退公之暇顧瞻官廨百事俱廢喟然曰是巖之燕
穢是亭之顛仆柰何以見仲寬又何以見與宗諸兒將得

無覩面目於敏若乎亟起而修之縣尹水心曹公主簿濟
之邊公典史隆輔屈公實命梓匠相與構成不日而棟宇
齊紀綱整開夷途築高垣缺折者完窪邪者平種桃而桃
成蹊種竹而竹成林拂苔掃石呼童賦詩閒邀賓朋瀹茗
爲樂余時從達官過客倚徙其下無不題焦公興復之美
豈獨閔仲寬之苦心亦當期諸郎於來日也顧黃太史筆
墨浸訛來者猶得因讀書雅趣以觀昔人仕優而學以厚
遺其子孫將俾不辱其君親嗟乎此盛世無窮之福也前
代相業以一尉發身良輔誠知自重以勵義方華高河清
余將於公父子焉望之他日是巖爲不負尉矣余併記之
焦公名從善字良輔學者稱之爲東澗云

讀書巖古亭記

三薄 楊從龍

天地間山川之秀泉石之勝在在有之不遇高人達識湮於草萊者何可勝數彭澤尉廳後大石林立坳曲有巖洞勢幸而石公父子讀書其間而斯巖遂爲名勝後二百年廣平和公仲寬尉茲土興墜起廢艱闢三年餘架椽疊石列廳戶植花卉而亭苟完和去尉缺一周期芻蕘雉兔暴豎悍卒蹂踐毀頓莫敢誰何莫克禁止而亭幾廢幸而武城焦公良輔蒞斯職補敝修壞一日必葺軍容既肅廨宇一新幾及二年而苟美亭與巖幸不幸遇不遇未足論予獨慨夫今之尉祿薄位卑凡所營置雖瓦石至微夏夏乎良不易細人鄙夫乃容易間壞其成其天下萬事萬物成之艱而廢之速往往如此後來繼今職者庶幾乎企石之名閔和之心法焦之勤斯巖斯亭千載一日播其芳聲維彼凶殘隳於旣成彼獨何人彼獨何心

重建讀書巖六角亭記

劉曉

山川之勝天地之奇也奇則不蔽蔽則必有人以發之發之者亦天地間所不多遺之人也吾彭明倫堂後有讀書巖竅而深奇而秀巖之內有六角亭彭澤八景之一也明季兵燹鞠爲茂草歷今四十餘年辛酉夏學博潘君諱若騰秉鐸彭序夫潘君盱江之宿學也髫齡補佩名噪西江下車時卽以斯文爲己任見諸生有失教者耳提面命以誨之諸生有失養者捐俸解囊以助之人淡如菊氣和如

春諸生接見無不嘆服而去每逢朔望潘君又集諸生於明倫堂講談性理環坐承教百有餘人時秋陽方酷翊堂日晷加嚴潘君遂遷諸生於讀書巖舊址深谷之內涼風颯颯清况怡人諸生稱快越明年潘公遂出百金重建六角亭樓以爲諸生講學之所此吾彭之奇賴潘公以發之也因是爲記

功賞銀碗記

歐一敬

元季僞漢陳友諒竊據江州太祖高皇帝虔鉞親征八世祖尙誠躬率家兵導迎於安慶路奮義從征探奏聲息洎凱旋駐蹕小孤復竭貲進備犒師太祖嘉其忠義賜爵本縣令力辭不拜仍賜木縣縣丞併賜鐵券銀碗匙等器俱

詳記府縣志洪武時邑賊洪懋入寇嶺勢猖獗祖誠潛協邑令范明敬赴京奏補觸賊怒遂寇祖家祖弟尙入同稱義士祀鄉賢者率衆捍禦卒殞於寨家被兵燹妻妾閉門自焚男婦死者十餘人碗匙等器從茲失守疑廢燬燼無存矣世代遼邈徒拾祖父之緒聞慨宗器之不傳今嘉靖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宗人彥權刈麻祖居面山之圃偶獲銀碗於麻地緣積雨卸崩崖碗從谷穴出覆中有功賞二字黃金燦燦外鐫至正十三年功賞花銀碗六兩重匠夫朱四造點畫不移如新宗族捧獲歡動祠宇不啻驟有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也嗣是子孫盟議世守每輪收一年約正月朔日交遞必擇謹密子孫具質領收損失者有重

彭澤縣志 卷之十二
罰冀奉君恩於不替存祖澤於無窮關繫匪細故也夫碗
湮沒百八十餘年今乃一旦自見於藝圃若有神輸鬼運
於其間者豈亦神物應時而出耶矧誠祖編民也乃能宣
力效忠受天子寵錫傳世不朽吾孫勅之載嗣者亦毋得
玩守是器當釋思厥藏而求所以進於忠義之列矣故竇
先人之重器而欲世傳其烈迺撰其事以志不忘

橋亭祖塋拜掃記

曾省吾 邑人

曾氏占籍彭澤太平鄉九都曰橋亭者所居之地也鄉人
呼之曰橋亭曾氏所從來久遠勝國以前莫可考至正間
有竇二公配陽氏生四子曰永一永二永三永四後分居
各都今橋亭大郎子孫出永一柳樹下小孤洪子孫出永

二小嶺子孫出永三小孤洪爲一都小嶺爲十二都而自
洪武時隸開平王常忠武公部下廓清江漢而入鄖者永
四公也高皇帝癸卯歲親征僞漢陳友諒過彭澤鄉民稽
首懽呼以迎王師永四公在衆中修幹挺然帝異之令舉
石試力力勝以故得隸開平甲辰克友諒遂留軍安陸衛
世爲安陸衛人卽今承天衛也自余先大父壽峯司馬公
而前安陸與彭澤相聞無間卽成化二十一年太和曾太
史彥所序刻彭澤志猶以安陸高祖千戶名恭者載入志
中今其志固在也但志稱十二都人想永三永四當日俱
分居十二都至嘉靖間有自鄖中來掃墓者僕積索族人
裝且訟之官舉族畏避甚至焚先世主不認斷往來者幾

五十年追愚父子先後舉進士司馬公命之曰水木本源
汝父子識之母墜前人之緒於是愚父子奉命不敢忘兩
科三試錄並標官籍彭澤人與江右縉紳交得稱同鄉而
縉紳諸公亦灼知寒門所自出以桑梓誼畜之乃在彭澤
則猶篤密矣於是彭澤長老常爲愚父子言君家先塋在
橋亭張家嶺麓蓮花心風氣完固今兩池子孫衆多而又
顯非偶然也其在族人亦聞愚父子惓惓於是或走京師
或走承天持故牒爲証間歲相望因益得考見其詳愚父
子日夜惻惻冀拜掃橋亭之上久之不獲而老父且從商
洛叅議致仕歸以是所望於余者猶切屬余厚幸以萬歷
六年十二月由兵部左侍郎奉簡命晉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掌管院事便道過家爲二親壽卽於七年三月十六
日自石城驛登舟歷武昌九江而至彭澤泊舟小孤山之
旁是爲四月三日族人相繼來迎邑父老子弟奔走聚會
填城溢陌不可勝數其龐眉鶴髮與冠裳儒隱者數十輩
前致詞曰公族敝邑大族也某等上世相傳俱親故人公
名振楚中恨不得見今得見幸甚不肯謂父老爲我來良
勞苦於是爭言先塋在橋亭者又甚悉惟是正德八年橋
亭族稍衰微間以山宅歸之周氏其焚醮則獨族人曾太
和一房任之以其長族又山宅原主也其周氏有二生皆
第子員長魁賢次步賢亦來迎相見舟中予以照管先塋
揖謝之步賢曰貴族祖塋本自分明更無可說且名公之

祖猶生等之祖也敢有隱哉但貴族人多事耳余曰祖塋無恙余不知其他於是以初四日行七十里至橋亭未致祭先請寶二公墳展拜倉卒無相禮者於是周生伯仲前引步賢贊拜拜畢二生謂左傍尙有曾氏二墳可遂往看比以日將晡草路未闢且止但由寶二公墳東上山額平處周迴眺覽復西轉下山二生邀至舍果酒二行而別是夕宿於柳樹曾家次蚤初五致祭先祭寶二公墳祭畢草路已闢遂往祭二墳步賢指墳謂余曰此中墳高而露者生之祖塋也其下亂草所蔽者貴族二墳也余乃命隨行人芟拔亂草旣見二墳始致祭在東者陽氏祖妣墳在西者承一公墳祭畢周生伯仲復邀至舍相宴一切與事者

皆酒食之且懇留信宿而予族人居小嶺者又來請遂行次蚤由小嶺返至小孤舟中乃初六日之夕而邑中封君大常少卿歐陽公龍橋者載酒舟中相款歐陽無兩姓寶二公配陽氏當卽其族且龍橋公始祖受高皇帝大賚志中稱爲歐陽尙誠亦足據云初七日蚤二周生復至舟中謝胙益爲余言曰貴族人與敝族相嫌非一事或以松柴或以義倉或以誣周好賢盜情其言尙夥又曰願公察於貴族之言生家先世果有稍出於禮法者斃獄中至生之父卽反正教生等讀書補博士弟子豈肯有凌犯事又曰祖塋所繫甚重某處有偷葬人祖塋者其家反絕滅生等敢昧此心又曰願公諭貴族此後惟以和睦二字相尙余

甚取其言然言皆出步賢此其明白練達與魁賢之温默
要皆美器有可尚者大抵曾氏祖塋自至正以來越二百
又數十年矣周氏居橋亭者今才六十餘年又曾大和談
焚醮歷歷如指掌其所存修禩簿世系甚明而周生所稱
說又更無毫髮齟齬斯亦大彰明較著矣乃向來紛紛若
有類於爭者何哉蓋在曾氏未免相鄰多隙而溢言侵占
於是周氏遂並其焚醮之人而發憤焉愈發憤則愈以爲
侵占矣其後愚父子相繼忝入仕途爲曾氏族者詎無亦
思藉以發其憤者乎則祇令周氏增疑忌益變幻其說以
防山場房屋之容有不虞耳不然周生何愛於予而輒爲
之析肝膽吐情實先後無一詞矛盾哉生又曰願公諭族

人自今毋以瞻拜後復有所葬余首肯之余亦祝生願貴
族此後亦毋復有所葬生亦皆唯唯余因思愚父子於相
知有宦彭澤者未嘗不托以清族訪墓而卒因循無歸者
固有以已明爲報者矣有付之不理者矣斯亦人情之常
無足怪者今乃遇兵道南紀蕭公太守少東潘公別駕桂
山葉公得意相將以故先立石表墓而余又幸得以執事
過故里而一申夫累世之至情且往返四日大晴霽而先
後並皆零雨謂不有天意歟余所獨不能無介然於懷者
竇二公陽氏合族之共祖也所蔭子孫在彭澤者今且將
千人柰何焚醮獨累一房一人余見曾太和者又貧弱不
解事聽其召侮而獨歸責於周氏豈不悖哉自今橋亭大

郎柳樹小嶺四族去祖塋最近宜以歲時伏臘議定齒輩最尊者一人主其事率子弟往從焚醮爲常不到者有罰誼諱者有罰仍宜守忠厚之風專耕讀之業遇事以理相講毋雜以勢以實相感毋雜以虛青矜而業儒者尤宜敦倫尙行以先合族俾兩姓無競先靈有依庶余不肖此來不爲徒行而子孫世世永有所觀法矣若夫周氏異日者或是或非自當付之公論余何所與茲以初八日登舟時留此記日月並以取正於葉公冀公有以諭我族人而貽諸後也若夫偕余至祖塋滇南別駕任夢榛休寧人江州別駕葉朝榮福清人南湖守備李趨松門衛人千戶許朝進遵化衛人劉起鸞建陽衛人彭澤典史范山錢塘縣人

相禮者計如愚王演康王錫采項作賓陶懋嗣陶懋直皆邑庠生會省吾記

橋亭曾氏祖塋神道亭記

萬 衣

橋亭張家嶺在彭澤縣之九都爲工部尙書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確菴公會省吾之祖塋也公族世居橋亭至正間有寶二公配歐陽氏生四子其季子永四公洪武癸卯歲高皇帝親征僞漢陳友諒駢師彭蠡鄉民懼呼相率攜壺漿以迎永四公在衆中獨修挺高皇帝異之令舉石力勝得收錄開平王部中甲辰克陳友諒遂留軍安陸卽今之承天也故又爲安陸人寶二公歐陽氏俱葬橋亭山墓前餘地寬廣中爲墳道正德間會橋亭族中衰族人曾

月先始分售墓前地於周氏爲宅居券僅三分許後周氏居益蕃漸次開拓宅垣周遠本塋道塞不達墳蕭蕭蒼蔚中矣丙辰公舉進士壬戌公父少叅公又舉進士乃大父司馬公恐墜先人緒惓惓以橋亭祖墓爲念屬意於二公者甚悉故二公登科錄俱稱彭澤人會余三入楚得與二公遊視同鄉云二公亦時時言橋亭祖塋亭蓋常以托於當路咸因循未辨也萬歷己卯歲別駕福清葉公朝榮署彭澤縣事詢故老知本墳詳悉隨臨九都台會周二族人訪本墳猶故特穢不治有周生步賢魁賢俱明達吐情實無隱指示諸墳同立石記適公之留都道迤彭澤拜掃道壅不得入乃從旁刈荆棘攀緣而登語具并掃記中迺撫

院京山王公宗載聞之始檄府查清墓前券外地爲開神道巡道沔陽蕭公遍儲道廣南吳公與言守道廣德李公天植若王事無錫蔡公惟亨曲周苗公淳然堂邑許公雲濤臨川吳公擢謙咸爲立石作華表置祠田鄂守嘉禾戴公鳳翔少府吳縣宋公純仁司理吳江馬公貫金壇于公孔兼偕葉公爲作亭於中道道廣三尋長二十丈有奇兩傍界牆高八尺堅厚屹然前後立二門華表豎前門之外稱壯觀云戴公藥公立神道碑以誌又特爲敦本亭於山巔以便登覽且持故牘來命余爲記余於公爲同郡人且舊遊不得辭乃次述其本始以爲記復言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記之矣曾氏之橋亭無論往代在國家垂二

百數十年所始生永四公也贊開平肇造皇宇既生少叅
公橋梓也咸正色立朝以翊輔明聖允文允武山嶽不有
神哉然非大父篤念孝思惓惓屬意不幾湮沒乎語曰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信司馬公之遺烈也已今表揚山靈光
黃泉下謂依忠依孝也非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重修橋井記

莊任春

余頃視彭澤邑事踰月輒辭去邑人杏垣翁言於予曰邑
病於民者二願子少俟須臾爲民余曰何謂也翁曰邑城
外十里許有橋曰楊家橋歲久崩廢每遇下秋水溢往往
有渡而溺者城中二井不可汲居者抱甕出於江其無以
禦城中火患爲也余瞿然曰彼長老言余安知其民之病

也縱余欲行安得不爲邑人拯溺救災以負長老之言乎
卽令趣蘇人徐廣者治橋者民劉基等治井以邑吏劉述
董治其事卽皆如期而成余過謝杏垣翁曰使予治邑獨
不聞邑人病是予長吏之罪也今行猶得以其請而利此
邑人是長老之教也翁起謝予曰邑人病此久矣向言之
邑令令不諾今言之子子舉不踰時費不擾民予善知長
老與民之意者也余再三辭而去

時響山君墓田等項碑記

王演疇

夫人有所創置也動必識之者何蓋爲歲久易湮後人變
守故豎碑以垂永遠耳而祭田等項百世俎豆寄能不爲
陰雨慮哉響山君孺人丁氏其勁節剛儀焦太史之記備

矣余何再贅第墓側存祭田二十畝地租二兩三錢享堂書屋一所以爲夫婦每年醮祭修理之資斯舉也正寓杯棬以飲痛假黍稷以薦馨欲齊世子孫繩繩勿失斯意所以感發孝思者微矣又慮作者之苦心恐廢於述者之異念先年請甲照於郡守紀其等項數目俾近守焉今復勒等項數目於石無論子孫之賢與否視此螭啣龜負之森然自不敢輕先德而廢墜俾世守焉所以感發孝思者抑又遠矣其謀不亦臧乎但此碑歷千萬禩而勿替則此等亦與之而勿替誰謂此一片石非磐石苞桑之意耶謹鐫之以垂不朽云

遊鳴山記

明 趙善鳴

爾時金氣澄秋寒烟淡野送矚郊原景色清越予以漚鬱填懷病殘餘蛇白雲自遠丹霄猶隔無萍浮而有歎怪匏繫以何爲輒欲跨重巒躋絕巖結佳侶蕩煩胸顧未有因也周丈體亨孝廉曠期闕襟修業鳴山之巔問者談勝訂遊聽之思飛已而君衡仲衡兩計君綽有爽致欣然偕往鳴山者彭境之高山也山盤衆峰腹裏來遊之賓休騎乘於谷中柳杖屨乎懸逕擬步斯叢薄牽裳小憩則陰岸眩眇孟參軍之帽欲墮長風謝康樂之履專折前齒徙倚登緣迴眸北望江長似練湖平若鏡幽探之况已豁如矣至則草木蒼翳竹葉陰映四俯羣山盡如螺髻夕照將暇晚梵初發予獲先臨體亨兩計繼到復有何生徵叔荆美汪

生瞻北世卿計生元允張生孟晦袁生若高文談娛耳應
對益發孤絕無人之頂頓集衿裾之彥亦茲山之雅遭也
夜已遙寂鐘曉漸疎課遊品勝寶締初心乃者義馭入雲
霧旌出幕絲雨霏微爲日者三旣梗來跡亦逗還輟然而
沈湮之氣堪餐瓊瑤之色逼座仰睇而天路低垂周眺而
白光一片烟護檀欒益饒王猷之興風高鼓吹助發孫登
之響兼以苦茗僧供全澆磊埶貝葉經繙靜譯空王雖訪
龍淵之紆潛討石壁之琦瓌歷一玉洞之奧窅搜仙巖之秘
密以彼人蹤方斯天遊不與羣矣夫青陽朱夏花卉紛披
誰憐竹涼柏暗之清麗都佳甲冠矧新妍誰戀實利香雲
之壽升高見遠霽旭晞融誰眺一雨夕風晨之間名珍異累

海陸錯奇誰甘雲芽露莖之鮮無亦去淡卽濃塵人之陋
抱却喧選寂達士之逸情同氣相求從吾所好云爾雖然
在離雙幻遣滯悉非設令陰晴改候物色密移縱入羣以
無滯豈舍甘而弗恬何境不可棲託又焉得而執着手乎

春山記

何如彥

余客潛十年所山谷寺詩崖敎玉爲萬古奇觀每至其處
醉如泥辛亥入彭澤與友人卽業大浩山中山攢峰環脊
萬嶺層圍書屋在曲曲溪門峽窮谷盡後羅山前抱山東
西南北山最高者一二知名餘皆不勝枚舉屋下卽溪流
闊數尺長不知何來何去溪上壑方塘水清沉綠淨若碧
玉然余因額其屋曰碧玉山房諸友人列處一小齋中虛

一堂軒卽俯芳塘石砌課講暇凭欄縱目天氣晴雨山雲
變換有會心者間出走溪上看寸魚出沒作小詩不必工
兼以衝流積石小如圓珠大如片玉盪溪弄之盈兩袖莞
爾而歸余性愛好香諸友人焚薰爐不絕愛好茗諸友人
出箕山奇細者雜松蘿武夷汲溪水煮宜餅吸小磁甌無
數夜來各燃燈書聲響應期余中堂講周易幾條命山簡
小品佐白酒訂今古聖賢說人間俗話笑笑歌歌拱手就
睡睡山空寂歷溪濕瀟瀟枕仙然有覺到五鼓窻鷄靜唱
諸友人又復先傳鐸吟哦向曉余從是鄉思浸滅世累都
拋對詩書有元解對友人不作常解別號解齋余自解其
解友人亦多解之者課文除他期惟朔望五秋雜唱列席

面面抽思竟日竟夜形神俱敗畢縱臥日三竿纔起起
茗進僮科頭呼童研墨展友人卷定眼一過疵處成行抹
削得賞心語鼓掌大叫極筆夾罔不存其字卷首末草批
如孟河枝山狀每會廢墨斤餘友人不惜也不惟也三月
朔二日天明氣爽春漸老矣余倦友人皆倦余遊友人皆
遊童子擔茗兩大壺挾陣沿溪上羅山西嶺麥綠菜黃杜
鵲紅於血四顧欲飛直下一坂曰案冲茅屋幾椽犬汪汪
吠其家村婦蒨粧山花插髻窺人羞掩余如見怪物焉相
視大笑再走十餘步高樹茂蔭下列石可坐盤桓半晌澗
水斜通取茗輪吸一甌諸友人曰是杏檀下乎余曰不敢
不敢前半里有豐樂寺幽僻可人往爲溪阻意殊悵悵先

是一友歸宅上取酒從間道東迎諸友人拉余轉小南穿
峽口出白楊山古木參差奇香襲衣裾相與憩向茶樹
摘穀雨微芽新苦絕口又行行而溪流幾道不能渡諸友
人披石成橋折竹爲杈遂推次扶出一碗石山下峭壁
奇殊陰林掩翳兩水分出一澗尤爲勝境取酒者果布楮
其間欣迎席地鳥如篁如笛如呼人勸盞余顧之則詩崖
漱玉宛在目前仍痛浮大白爛醉如泥沉沉不醒醒復吸
苦茗幾大甌渾身通泰不辨酒之妙茶之妙也時薄暮諸
友人春興旣濃交歡益甚中有數少年近計氏宅上者自
余來未嘗離左右友人周孟嘉顧余曰老師今日開赦否
余曰今不赦異日遊山水那得有好酒好茶因羣笑蜂起

取道言旋余輕歌後步信足游衍頃刻卽碧玉山房問之
則西去東來已環山五六里急挑燈啜白粥與友人語一
日之興曰今夜宜早睡矣遂分去齋頭睡趣較熟至次日
猶迷迷糊糊中余訝曰讀書倦人乎文章倦人乎山水倦
人乎因記山谷寺之醉而歸倦於酒焚香啜茗以誌之命
春山記記者誰桐梓水何仲子如彥也

石壁鳴山記

國朝 桐友椿

予里有石壁鳴山去邑之南三十里許幽谷盤旋危峰翠
嶺亦吾彭之巨觀也幽人逸士往往尋芳選勝其處予癸
未春暮值天氣氤氳惠風和暢借季第瞻翠微直上步履
艱辛汗流浹背因披襟乘風於萬人堆左山岡四顧第見

靜者山動者水蒼松翠柏雨黛晴嵐縱目所至若不暇接
遙瞻下方廬井星羅碁置萬家烟火伴接行雲轉盼山後
石徒壁立萬竅咸空而一片俗情若爲頓消矣及過老菴
躋靜室山外秀色愈覺怡情時舊交袁子元方聚生徒於
別墅因移步過訪適芳草迷路不辨西東信步所至忽見
有屋數椽復聞書聲洋溢達於山頂乃知袁子談經處也
於是樂甚寬步疊武過竹苑歷茶圃一路間鳥語枝頭蟬
鳴樹底與潺潺水聲互相響應此卽桃花源頭武陵洞口
未足辨也尋行數武推戶扣扇而袁子啓門相揖訝客何
來隨呼山童出汲燃竹烹茶忽值天將雨烟靈蔽空因留
止宿子亦忘歸有頃前村雨過山下雷鳴重簷滴水竹杪

垂雲真不減陽明公夜宿天池也俄而雨止月出重雲山
中之景更復幽異乃與袁子添新執續斷明劇坐雄談茗
戰浩歌竟不知夜如何其矣童子促睡漏轉四更斯時機
欲息神益堅竟不能成寐未移時上方鐘鼓斷續相亂伏
枕靜聽發人深省覺塵氛淨除天心獨見嗟乎今夕何夕
而示人以無窮之趣也遂披衣待旦久之晨饌具陳食畢
邀袁子同二三友人竟昨日未了之緣登絕巘陟危峰晝
然長嘯響應幽壑隨而探仙巖歷玉壺畫石爲杆刻竹爲
鬲斯亦極遊情之勝概也已而揖山靈別良友撥草尋路
穿林探逕倉皇間遙聽谷口鷄聲山外犬吠恍若置身天
台神遊嶠島不勝雲耶夢耶之感矣及沿澗口度危橋則

見村婦出汲山農就食綠遍沙汀青歸麥隴始知此身猶
在人間也乃取道歸來長歌踏去歌曰淡蕩兮春風起所
適志兮山與水渺渺兮予懷望高山兮白雲裏尋芳選勝
兮露沾衣越嶺度岡兮屐折齒遊情竟兮發浩歌天懷暢
兮識所止嗟同志兮誰爲儔謝東山兮爲吾侶

石壁鳴山記

何顯

彭邑東南多山遊龍浩山外石壁鳴山稱巨觀焉山之道
有三一自北一自西一自南惟東道獨塞豈匡廬三道凡
山之名者道畧同乎予居址頗近此山之麓從北道西道
入者再四第見平山擁翠層巒矗天松掛白雲竹扇清風
幽異之景終歲不易已足極遊覽之娛也至山之所謂鳴

者余未之聞石壁余未之見其取名取義余蓋疑之乾隆
乙亥春王正月余攜二客復從北道遊維時發雪迷途險
夷莫辨足滑屐折撲縮匍匐蓋凜乎其若墜也二客恐甚
顧謂余曰北道向陰故積雪未消安所得南道而旋乎余
曰諾由是經靜室徑抵老菴山僧揖客入煮茗具供談笑
間日中方昃余促二客行已而別山僧舍故道爰從南道
而歸焉一路間玉樹臨風霜皮溜雨竹葉松筠其翠黛隱
隱欲流此雪後景况其豁人眉宇者若此行行且止忽有
巨石側列壁立千仞巍若崇墉森若巖牆咄咄逼人不可
近視其下峽石岸粵澗泉喧壑雷霆之聲轟轟山谷間幾
使獸駭禽驚山崩石裂二客毛髮爲豎予至是始得此山

面目之真矣乃曠然有會顧二客而言曰是山之取名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向猶疑焉而未決也則遙度古今來其甫事修途自幸有得而根柢未窺者吾前北道西道之遊也疊壘不已窮精及奧而洞徹本原者吾今南道之遊也夫景物之平奇可悟理道之精粗遊歷之淺深可悟功候之生熟則耳目間盡屬文章山水內無非性命此日之遊何必作遊觀乎又何必不作遊觀乎而能無樂乎二客弗答俄有黃鸝鳴樹間者客曰聲何喧耶予曰寂然復有雲歸石岫予曰聞耶客笑予亦笑曰子安知喧之非寂而寂之非喧也復徘徊山麓曰山者流乎水者峙乎二客大笑予亦笑曰子非山水又安知流之非峙而峙之非流

也客維時有謂予言爲戲者予曰子又烏知戲之非真而真之非戲是之非非而非之非是耶子休矣無疑吾言因作歌曰淡蕩兮春風雪初霽兮日華融登虎豹兮踞虬龍峭石屹屹兮水淙淙噲吹鏗鞳兮又何疑乎石壁之鳴鐘歌闕而歸

鏡子橫記

王宗猷

山脈自西來盤空壁立峭骨嶙峋開面向北平如砥色如漆光可照人石罅生丹桂一株幹大如斗扶疎懸絕壁邑中鄉會聯翩則綠護紅英仙香滿谷見者以是爲科甲之光樹之下中通一路突起大石如几之方如砥之坦上可坐數十人四圍陡絕清潤一色人行其中鬢眉畢現勢如

兩鏡相引光芒閃爍無定狀鄉人稱爲鏡子石者以此內
一小石自高而下至平石西而止圓如石磴有樹數株爲
行人所憩息樹側橫空直立一石大僅尺圍高約丈許扶
持而登可攀遠揚之桂呼爲折桂梯確肖由平石下百餘
步卽石澗南岸一石如舟之繫於江水觸之而怒號長十
餘丈削如刀傳有人馬足跡奇險不得升其北面山高與
鏡山相峙外別有一石如野鬼浮水矯翼而遊兩石蜿蜒
相抱形如厥角之崩中空如洞倚南坦夷可坐可臥北岸
兩澗如飛帛從空而匯於兩石山之中其聲清越悠揚如
戛玉如鳴珂曲折盤旋出於石洞洞前兩山對峙高不可
紀疑有神工鬼斧剗鑿而成水自其上踴躍奔瀉響如洪

鐘與鳴珂戛玉者相應如樂作焉其下怪石森立千態萬
狀數里內不絕又有扁石一片人立其上仰望飛流朝旭
影射青紅紫碧如織廬山瀑布亦復何謬潭水澄清倒映
鏡中丹桂臨風婉轉似欲爲行人折贈里老喧談以爲晦
明風雨時有散花仙使對鏡梳粧其然豈其然乎余每過
是山必坐鏡前平石四顧徘徊計其左右不踰數百步而
高下相連疎密相間奇葩異鵲皆效技獻媚於耳目之前
類智者之所佈置因憶虎邱西湖諸勝又不知其何似而
遊歷者皆曰半由人工求如此之天造地設不可得也惜
生於僻塢窮源爲樵夫牧豎所玩弄斯亦造物者之羞然
而靈氣所鍾必不久湮於蔓草安知後無名公鉅卿文人

學士盤桓游泳以相爲贈答乎故記之以爲攬勝者告

讀書安禪寺記

歐陽鎬

予不識前生爲何等人或者卽東坡五戒禪師化身耶不然何酷愛空門一片地也儒家三十三章悠然見西來大意在會心人自博其趣耳予之讀書於是寺之中卽半作參禪公案每當詩罷筆罷之餘焚香一縷寂然獨坐輒取法華金剛諸經以供清偈但見樹影在窗鳥聲到几若來相印証者又或夜倦欲睡曉夢初回鐘鼓之響鐃鐃木魚之敲覺覺最足發人深省寺有荒園一所半種野蔬半被莓苔鎮任時有流螢帶露青蛙啣草點綴其中適與戶牖相對其傍高處疎竹數竿老松幾樹巖花簌簌亦四時開

落當新雨初霽林梢如洗蒼翠欲滴石瀉淙淙從陡壁湧出引入更自不惡前有一古井澄清如鏡時提甕汲水洗硯照影其中以自娛樂井畔一小橋可坐五六人或偕二三好友斜倚石闌干上看夕陽西下皓月東出樹頂藏鴉蔓尖語蟀兼之蓮池紅衣與綠葍青浦搖蕩寒波此時一詠一歌互相唱和直令溪光山色冷然入我襟袖間矣但須生公塵尾長來一揮勿令紅塵俗客破此荒荒曲徑尤爲大幸雖然余之讀書此寺中僅一載耳眼見鬼鬼佛殿半就圯傾蘿扶壞壁鼠翻古瓦餘則廢址遺基芬色蕭蕭但能眠兔繫馬而已每不勝今昔是非之感自予去後更復數十年則此寺中僧與此寺中景當又不知爲何如且

爲禮拜諸佛座而語之曰予不幸墮入五濁界中非空非色未能達觀了了肯挹菩提枝上露爲予一濯俗障否耶記罷夜夢莊嚴古貌寬衣大袖一切尊者顧予而呼弟子某某再四

凌姓小魚池記

歐陽鎬

魚池別墅明邑庠生凌一躍建也相傳數世鍾英毓秀鴻才博學脫穎而出代有其人舉凡列庠序入雍貢舉孝廉榮膺仕籍者更後先輝映其年少子弟郁郁彬彬悉苟龍薛鳳之班王子安云人傑地靈諒哉余承其裔巨川先生命課徒是塾則見棟宇高敞廊腰綬迴踈櫺朗朗花砌四週外則古柏老梅門牆森列碧池魚躍欲上春冰遠之層

巒聳翠高插重霄至綠野平鋪笛橫牛背樵過石澗帶月挑還種種清况可以一座收之當課徒餘暇焚篆烟幾縷啜山茗數甌散步扉前凝眸四顧覺曾次洒然飄飄欲仙如被漁郎一棹引入桃源洞口萬斛俗塵不知消歸何許矣但佳趣洋溢願與諸生平分共飲簇入筆花潑成墨浪時而感夫芭蕉滴雨綠噴窻紗作文應有淋漓之興焉時而感夫紅藥當階翻翻未定作文應有搖曳之態焉時而感夫石磴瀉泉潑潑不絕作文應有流利之機焉時而感夫花開茂樹曉鶯亂啼作文應有艷冶之情焉時而感夫松排山面積翠重重作文應有深沉之思焉時而感夫山雨欲來樓頭風滿作文應有變幻之象焉時而感夫月隱

高樹河沒曉天作文應有超曠之想焉時而感夫岸容待
臘山意衝寒作文應有冷雋之神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
得之放翁斯言洵可繹也倘明窓淨几不猛着祖鞭吾恐
川巖拒客花鳥笑人是卽士林之愧也諸生其勉乎哉時
乾隆乙卯新正二十二日

補遺

馮母陶孺人節孝傳

王宗猷

當今

聖天子嘉忠孝之懿行發節烈之幽光不惜賜帑建坊爲
之表彰不朽凡以彝好攸同而振廉興懦以勵天下之人
心風俗甚盛典也顧忠孝可以並稱而節烈難以例視烈

則氣憤一時取決當前而已足節則凌霜暴日濯浪摩雲
辟如百鍊之鋼幾經磨銼精金在冶幾許銷鑠乃得以其
鋒之剛質之潤粹然表見於世故陳嬰之忠難於梓白伯
奇之孝不及重華之大者其此之謂歟馮母陶老孺人騰
雍公配也今年已七十矣回憶破鏡之秋年方十九斯時
鶯分玉碎豈惜捐軀以殉而顧瞻堂上有子然白髮之姑
一綫之嗣尙遺在孕卽未卜璋瓦何占而累世醇厚之基
默計必昌其祀於是欲泣吞聲慨然欲全其夫孝慈之大
義踰月孤生喜之甚尤危之甚自古富則生涎孤則欲啖
世路之崎嶇人心之險阻大抵如是孺人保抱提攜出入
顧復姑或憂思則故弄其孤之啼笑以委曲調護於幾微

姑亦怡然而忠其老及孤長就傳又恐嬉遊陷阱百計彌縫幸而成立猶且篝燈課讀伴以緝繡誠以母子二人更相爲命雖欲頃刻姑寬而莫能以自釋卽今蘭蕙滿庭時復流涕訓誨蓋所厚望乎子若孫者非徒世俗豪華之謂謂其讀書繼武捷足青雲庶得以大子宗而消窺伺之隙履霜堅冰防以其漸大哉易乎孺人蓋終身以之矣目夫易以闡天道卽以明人事是故理之所在而數適寓乎其中心以孺人而總計之其事姑而得歡心則崔母之孝養也其教子而代義方則陳母之嚴峻也其督課時勤則歐母之晝荻柳母之和丸也其整肅風規則鍾氏禮郝氏灑二母之雅範猶存也其親屬之晉接則又季孫之叔母語

不踰闕而舍節以加諸膝則又馬母之高志慈溢庭闈也至於延賓裁髮則其家風世澤相與流傳而不替者夫理之所在數適相符消息盈虛與時進退人事也天道也一以貫之矣孺人母乃類是形管多賢誰堪頡頏而問時又何不可與忠臣孝子義士烈婦同類而共表之哉則以孺人之芳躅請之當事達之宗伯以大爲旌揚誠無負朝廷之大典顧環視階下亭亭玉立瑞錦一團行將擢巍科登金馬以博大封之贈誥是又孺人探自有之券而數卽寓於理之中者也余故樂爲傳以表之

許節母嚴氏序

黃河崑

士夫家世將盛其先人必能植本樹基以迓休祥卽不幸
中逆亦必有貞淑之秀吹噓彫枯闢而又祺壽泰康至於
幹茂蔭垂志成而名晦出入甘苦以凝天眷知非偶然也
彭澤許節母嚴氏以名門子爲故處士峻章之配而今太
學生擴之母宗之祖母也處士固衛籍富家爲人篤於行
義以漕艘之費動數百金支濟頗難常與伯兄代其族黨
焉後析產居推讓其兄過半非獨如薛苞田廬取荒蕪奴
婢引老者之爲而伯兄亦自任轉運不以累處士兩賢於
時然其陰助以有成者節母也處士旣亡節母年二十五
遭孤子方六歲益扇戶刻厲自矢回維窘乏教其子如成
人禮卒以有立少嫁不及事其嫡姑故事庶姑如事嫡處

士母與伯兄母皆庶也並敬養四十餘年不少懈二姑江
南比隣女少相約不分地故同歸許氏二姑異姓同心無
間兩出而節母爲婦兩姑不知其難皆閨閣所少居常饌
飲子婦相勞苦節母感慙不敢自謂已至語及旌表之事
有精面汗發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至性如此昔唐李德武
之妻裴淑英因德武事隋坐事流嶺南自度無還理淑英
慷慨自誓嘗讀列女傳見其述不更嫁者歎曰不踐二庭
婦人之常何以爲異而載之於書世以爲名言今世敦崇
節義過於前代凡遐荒幽閩之女能不死其夫者皆得申
聞褒錄後遂著於郡縣之志不朽是以直省歲終彙奏多
至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人而節母事與例符其子若孫

終不敢言請旌建坊爭中婦耳目之榮以此觀之節母識
量與淑英豈有殊哉歲乙亥節母壽躋八十其家大饒子
孫長枚屬余爲文余惟節母翰輝匿彩無意自天之寵命
而不能使其鄉之不知雖知而不言蓋不惟重嗟累嘆於
無極而又以見里社之計其道不枉可參國論也故勉應
所請竊附闡幽之旨且告許氏龔慶未艾之自俾其後嗣
得以覽焉亦二太學生之志也與

